

京 剧

红色风暴

陈西汀改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京 劇〕

紅 色 風 暴

陳西汀改編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1922年京汉铁路全路工人为着自己的解放，在党的领导下赤手空拳，与当时的犬军阀吴佩孚展开猛烈的斗争。领导这一运动的是工人队伍中的先进分子林祥谦。林祥谦在斗争中被捕后，军阀对他威胁利诱，要他下令复工，但他的钢铁般的意志，绝不动摇，他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

〔京 剧〕

紅 色 風 暴

陈西汀改编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94 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

*

书号 0206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 7/8 字数 41,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6) 0.17 元

前 記

由于这个剧本是根据話剧本改編的，而故事情节又比較單純，所以做一次改編情况的介紹，比做一次情节的敘述，似乎要有意義得多。因此这个前記，就決定以7月2日登載在文汇报上的“談京剧紅色風暴改編”一文作为代替了。下面就是那篇文章的全部。

二七工潮的本身，就是一部波瀾壯闊、可歌可泣的偉大詩篇。京汉鐵路全綫工人为了自由和人权，赤手空拳，和睥睨一时的大軍閥吳佩孚展开了猛烈的搏斗，付出了不少的寶貴生命。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工人階級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开始就具备着偉大的气魄和惊人的信心。它預示着这个階級的革命必将取得彻底的胜利。金山先生的話剧本，对这个偉大的事件，忠实地进行了描写，塑造了不少鮮明的英雄人物形象，特别是那个为解放事业牺牲了性命的施洋的形象，留給人們的印象是深刻的。

当我们決定改編这个剧本时，我們仔細研究了二七工潮的史料，也研究了話剧剧本的表現方法和手段。我們觉得話剧本的輪廓和大部分的情节，对我们都是适用的。有些地方由于話剧艺术本身条件的限制，發揮得不够有力，或者有些很好的素材，根本上就不便拿到舞台上來，我們就按照京剧艺术

的表演上的可能性予以自由的增減了。我們確立了這樣的改編精神：在尊重原著的原則下，大膽地尋找我們所適用的表現方法和手段，並且首先是根據我們對於當時歷史事件的理解，從內容上進行必要的變動。我們主觀上當然是希望能夠運用京劇藝術的一切有利條件，使舞台上出現的是一場真正的“紅色”的“風暴”。

我們的改動，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們描寫的主要人物是林祥謙，不是施洋，施洋我們把他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去。

我們的看法是二七工潮，首先是工人階級為着求得自己的解放而發動起來的。林祥謙是工人隊伍中的一員，是一個居于領導地位的先進分子。從工人運動一開始他就是主要的領導人物。他貢獻了自己的生命，不僅是他個人的光榮，而且是標志着那一次風暴中整個京漢鐵路的工人所具有的英勇無畏的精神，並表現了那次風暴中無數死難的工人弟兄們赴湯蹈火不屈不撓的共同意志。對全部工人說來，他是有着代表性的。至于施洋，作為那個時期里的知識分子共產黨員，為工人解放事業，流血犧牲，得到後人永遠的紀念和歌頌，毫無疑問是當然的。但在那個具體事件中，既有林祥謙這樣一個實際領袖存在，我們似乎沒有必要另找一個知識分子來代替他。從藝術角度看，全劇是以林祥謙就義告終的，如果劇本的主要人物不是他，也覺得綫路不清，有別扭之感！

其次是我們取消了梁成武這個人物，而另外創造了一個梁合甫。

這兩個人物的根本不同點是：梁成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叛徒，而梁合甫則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者。他沒有存心出賣工人領袖，但他實際上卻做了敵人的情報員。他不主張用激烈

的手段对待吳佩孚，他主張用和平的手段，争取吳佩孚的同情和让步。当他在深夜中被特务偶然抓去的时候，他的和平談判的观点，很快地就和敌人的阴谋一致起来。他答应了敌人做一个双方談判的桥梁，随后他的足迹，就成为敌人逮捕林祥謙的綫索。我們創造这个人物的主要目的，还不在于說明他是怎样一个性質的叛徒，我們的目的是不想使这个人物成为解决这场风暴的主要綫索。我們沒有着力去写这个人。他只是在两方面总的、大的斗争中帶出来的一个泡沫。他的出現，沒有掩盖了总的、大的斗争，相反的由于他的出現，对大的、总的斗争更起了烘托的作用。这样，我們就可望使剧本后半部最紧张时刻中的主要矛盾，不只是一个叛徒出卖自己領袖的問題，也不致在形象上使人感觉敌人唯一的手段，只是使用特务。因而大家的注意力就不致于集中到这一个人物的身上，而能够去更多的感觉那京汉路全綫的紧张艰苦的斗争。

第三，我們使吳佩孚出现在戏里。

这次工人斗争的具体对象是吳佩孚，屠杀工人的头号刽子手也是吳佩孚。当他撕毁“保护劳工”的假面具，禁止工人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时，工人代表們不得不到洛阳請願（实际上就是和他当面讲理），这是一个尖锐的斗争，由于請願的不成功，工人領袖們挺起了胸膛，对着无情的机关枪，硬行开会。这里突出地說明“吳大帅”的威风，在工人領袖的眼中，是何等渺小，因而他的出場，特別能够衬托出工人領袖們的斗争气派。

另外，为着清楚地把这次罢工运动的党的领导情况明显地表現出来，我們把項德龙这个人物做了明場介紹。对于林祥謙就义的一場，我們賦予他的处境以更多的考驗和困难。敌人在百計劝誘无效的时候，把大批逮来的工人弟兄，一个接一

个放在林的面前处决，最后輪到他自己的父亲，想以此达到使林下复工令的目的。林祥謙的鋼鐵意志，在这里得到比較充分的發揮，同时也表現了更多的工人在党的领导下視死如归的精神，使这一場风暴，增添了更大更多的激昂悲壮色彩。其他改动的地方，还不少，不一一列举了。

我們的改編情况，大致是这样进行的。我們努力要求这个戏能够真正反映那个偉大的现实，能够真正反映 30 年代初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偉大革命气魄，同时努力要求这个戏能真正成为京戏，而不是話剧加唱，显然由于水平的限制，达到这个目的是困难的。現在它已正式和观众讀者見面了，我們殷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严正批評和指教，使我們能够繼續得到提高。

陈西汀 1958.8.1

紅色風暴

第一場

時間：1922年冬季黃昏時分。

地點：漢口江岸附近。林祥謙、曾玉良、江有才合住的院落中。

〔幕啟：江妻抱孩子从小屋中出。〕

江妻：（唱“西皮搖板”）

看天色已到了黃昏時分，

盼有才不歸來急煞了人。

已到放工時候，有才還不回來，實實把人急死！（孩子哭）
宝宝不要哭，少時你父親借些工錢回來，媽媽就與你抓藥去了。到那邊望望去。（向空闊處走过）

〔陳桂貞開門，提菜籃上。〕

陳桂貞：（唱“西皮搖板”）

今晚上有客來把大事商討，

上街去買些兒蔬菜烹調。

小狗娘。

江妻：林大嫂。

陳桂貞：這樣的大冷天，抱着有病的孩子，站在大風頭干什么？

江 妻：有才借錢去了，还未回来，真把人急死了！大嫂到哪里去？

陈桂貞：我，……不到哪里去。（从衣带中拿出一块钱）小狗娘，这一块钱你先拿去替小狗抓药。

江 妻：这……大嫂，我不能要，不能要，小狗病死也不能要，不能要！

陈桂貞：小狗娘，难道为个湖北人，福建人，眼看着孩子死，救都不能救吗？

江 妻：有才脾气不好，大嫂你知道……

陈桂貞：唉！要是有才问起，你说借别人的，不就结了吗？（将钱塞江妻手）拿着。

江 妻：（感动地）林大嫂！

（唱“西皮摇板”）

你家中也并非十分宽裕，
叫嫂子去作难我心内怎安？

陈桂貞：不要说了，快些把门带好，带狗儿抓药去。

（江妻抱孩进门。）

陈桂貞：咳！为个福建人，湖北人的，门对门象冤家似的，难怪工会搞不好！（小狗哭声急，进有才屋）

（江有才垂头丧气上。）

江有才：（唱“西皮摇板”）

一个铜钱未借到，
心中阵阵滚油浇，
小狗的病儿怎得了？

（桂貞与江妻同出门，见有才，有才怒目而视，桂貞窘，回自己屋内。）

江 妻：借到钱么，有才？

江有才：咳！

（接唱）除死哪有路两条。

江 妻：唉，你家里歇歇吧。（走）

江有才：哪里去？

江 妻：帶小狗抓药去。

江有才：抓药，哪来的钱？

江 妻：等你不回来，借人家三角钱。

江有才：借人家三角钱？我家无钱，孩儿该死，我穷有穷骨头，

把钱还给人家！（伸手拉江妻，妻一扭身，银元落地）啊！

（拾起）一块大洋——你好大的胆，若是用了，还不起账，是丢我的脸，还是卖你的身？

江 妻：你……这是甚么话？

江有才：呸！（挥拳欲打妻，孩子惊啼，桂贞出）

陈桂贞：别打她，是我硬要借给她的。

江有才：湖北人不用你福建帮的钱，（向妻）贱婆娘！

（唱“西皮搖板”）

好一个婆娘不要脸，

偏偏借他姓林的钱，

把你的骨头来砸扁！

（揪妻，妻逃，林父放工回来，碰上，喝住江有才。）

林 父：（唱）为甚事这样的火气冲天？

（江妻哭，江有才不理林父。）

陈桂贞：小狗病重，我借给她一块钱抓药，借错了。（拾起银元交父亲）

林 父：哦！（接过银元）因为这块钱是福建姓林的是不是？哼！我老头子也有个倔脾气，今天我非要你收下这块钱不可！

(唱) 你今天若不把这銀元收轉，
我与你先較量个两脚三拳。

收下！

江有才：我湖北死人，不关你福建人事！

林 父：好汉子！有种不与資本家去算賬，在家里打老婆！

江有才：我打老婆，不敢找人家算賬，我无有靠山！

林 父：小畜生，福建有人当权，难道就便宜了福建工人不成，你知道这块錢是哪里来的？这是掏完了全家箱底当当来的！

(江有才愕然。

林 父：(唱“西皮搖板”)

你口声声福建人有山有靠，
全不懂是工人就无有低高。
林祥謙为工会日夜奔跑，
解不开这帮派的仇扣，他舌烂唇焦。
大丈夫不可把良心昧了，
分开了青紅皂白再逞英豪。(向陈桂貞)

让他想想。

(桂貞进屋下。

(林父将銀元塞有才手中，有才不自觉地捏住，林父进屋下。

(江有才望林父下，望銀元，凄然。

江有才：(对妻)快去抓药，余下的还给人家。

(江妻接錢。

胡大头：(内)江有才在家嗎？

(胡大头上，江妻下。

胡大头：好，在家哪。

江有才：胡工头，什么事？

胡大头：你做夢也沒想到，挑你小子發財來啦。（向林門叫）林師父在家嗎？

林妻：（內）不在。

胡大头：告訴你吧。魏處長的老太爺，今兒晚上到城里看髦兒戲，乘坐壓道車，要兩個熟手壓車，照例每人賞兩塊現大洋，今天我知道你孩子生病沒借到錢，特為挑挑你，找你去，懂嗎？咱們是湖北人！

江有才：開一回壓道車，賞兩塊錢！

胡大头：不相信？勞人不開眼！這一回給魏老太爺侍候好啦，往後你就有了路啦，別跟他媽的福建老瞎起鬨，一天到晚，工會，工會，他媽的，工不出一個銅子，天不早啦，走着談吧。

江有才：唉！一個人開不了壓道車呀！

（曾玉良上，往自己家里走。）

胡大头：哎，曾師父嘛，曾師父，魏老太爺今兒晚上要乘壓道車，到城里看髦兒戲，賞錢兩塊，麻煩您一次怎麼樣？

曾玉良：有这样的喜事？

胡大头：湖北人的义气！

曾玉良：不去！（走）

胡大头：哎，曾師父，这样好的事，你不去？

曾玉良：难道一定要去？

江有才：曾大哥，小狗病重，你陪我去一趟吧。

曾玉良：小狗病重？好，胡大头，每人两块？

胡大头：是的。

曾玉良：两人四块？

胡大头：这还有錯嗎？

曾玉良：好，都归有才，我陪你去一趟，披一件衣服。

（曾玉良、江有才各进自己屋内。

胡大头：快点，快点，我在站台等你们。——啊；林师父下班了，辛苦，辛苦，回头见，回头见。

（林祥谦上，胡大头下，林与江、曾照面，陈桂贞上。

陈桂贞：祥谦回来了。

林祥谦：回来了。（回头望，江有才，曾玉良已下）

陈桂贞：适才胡大头在这里鬼混一阵，什么魏老太爷要看髦儿戏，把江有才、曾玉良拖去开压道车了。

林祥谦：哦，曾玉良也跟随去了，咳！我们搞工会，他们挖墙根，拉拢湖北帮，打击福建人，如今挖到门对门，须得格外小心一二。

陈桂贞：（点头）施洋先生怎么没来呀？

林祥谦：少时就到，预备了什么饭菜？

陈桂贞：我这就去办。

林祥谦：篮内什么？

陈桂贞：一件旧衣服。

林祥谦：（想到上当铺）不是有了一块钱了？

陈桂贞：小狗病重，借与他娘抓药了。

林祥谦：哦，速去速来。

（陈桂贞下，林祥谦进屋下，江妻提药上。

江 妻：（唱“西皮摇板”）

多亏得林大嫂救我急难，

这帖药是小狗活命的仙丹。

有才，有才。

（林父上。

林 父：有才到车站去了！

〔火車一陣汽笛聲。〕

林 父：咳，行車秩序太亂，不知又出了什么事了——我抱小孫兒，你快煎藥。（接孩子）

江 妻：有才出去一天，飯也未吃，不知又到車站做什么去了。——啊爸爸，有才囑咐我，這多下來的錢，叫我……

林 父：有才混賬，不要聽他的。快去煎藥！

〔曾玉良負傷急上。〕

曾玉良：來人吶！

〔江妻、林父、林祥謙同急上。〕

眾：什么事？

曾玉良：有才被火車軋死了！

江 妻：有才！（慘叫跑下）

林祥謙：玉良哥，什么事？

曾玉良：祥謙兄弟呀！胡大头找有才去替魏處長的老太爺開壓道車，本當不去，因他急等錢用，不想壓道車遇見軍車，魏老太爺不肯讓路，我跳車受傷，可憐有才被那老狗拖住不放，雙雙壓死！

〔陳桂貞喊上。〕

陳桂貞：玉良哥，玉良哥，哎呀玉良哥，還不快跑，人家抓你來了！

林祥謙：玉良哥隨我來！

胡大头：（內）曾玉良！

〔胡大头領警察持槍一擁進院。〕

胡大头：好曾玉良啊！你軋死魏老太爺，腳底抹油溜了，你想把這個責任推給我是不是？綁起來！

〔警察綁，曾玉良打倒幾個警察，終於在槍口下被綁。曾

妻扑上，被胡大头推倒，林祥谦上前。

胡大头：林师父，这兒沒您事，綁着走！（綁下）

〔曾妻号哭追下。〕

林祥谦：爹爹呀！魏学清的父亲伤命，只怕要鬧出大事，爹爹在此等候施洋先生，叫他立刻前往車站找我。（下）

〔父抱孩隨下。〕

第二場

时 間：紧接上場。

地 点：江岸車站。

〔幕启：数警察持枪巡望，不远外傳來江妻哭声。〕

江 妻：（內唱“西皮搖板”）

哭一声我的夫你死的冤枉，

我喊你一万声你怎不答腔？（上）

我的天哪！

〔胡大头上。〕

胡大头：（向警察）把她拖下去！

〔內警察拖江妻声，靜。〕

胡大头：把凶手带过来！（警察綁曾玉良上，众人隨上，警察攔阻）

〔魏学清怒气匆匆上。〕

胡大头：立正！报告处长，凶手拿到！

魏学清：你就叫曾玉良！

曾玉良：是的。

魏学清：害死我老太爷的就是你！

曾玉良：我險些被你家老太爷害死，連累我一身是伤！

魏学清：住口！（踢曾玉良，“搶背”，曾玉良爬起向上冲，警察按住）

魏学清：（唱“西皮搖板”）

我早知道你這湖北鳥不安本分，
想不到你竟敢害死我嚴尊，
我不亲手砍你的頭怎消我恨？

拉過來！

〔曾玉良怒，掙扎，被胡大頭槍柄擊昏。〕

魏學清：（唱）我要取你的肝，挖你的心，

我祭奠先靈！

（舉刀砍）

眾：不准殺！

魏學清：啊！（縮回刀）

（唱）難道說你們這一羣狗就不想性命！

眾工人：不准殺，不要罵人！（眾亂吼）

〔魏學清鳴槍示威。〕

趙繼賢：學清慢動手。

胡大頭：趙局長來了，立正！

〔趙繼賢上。〕

趙繼賢：眾位工人父老兄弟們，不要性急，趙某人在此，大家放心，放心，用不着這樣吵鬧，站外听信。來，將曾玉良帶到那邊去。

〔胡大頭等將曾玉良帶下，眾工人紛紛私議下。〕

魏學清：局座！

（唱）你可知我老太爺一命歸陰。

趙繼賢：唉，天有不測風雲，大禍竟落在老太爺身上，實在令人痛心！

魏學清：既知此事，局座你這算何意？

趙繼賢：老弟呀！想這京漢鐵路，乃是吳大帥的命脈，軍需供應，都由此道運行，與張作霖的最後決戰，近在旦夕，

这杀戮工人之事，未可任意而为。

魏学清：局座，我的老太爷被人杀死，被人杀死了哇！

赵继贤：身当大事，冷静为先。方今工人正在筹建工会，气焰十分嚣张，而令尊大人之死，人证甚多，一时难以辩驳，倘若逞一时之气，杀死曾玉良，激成罢工事件，工会顺水推舟，成立起来，对吴大帅统一大业，将有莫大的不利！

魏学清：难道卑职这不共戴天之仇，就罢了不成？

赵继贤：怎能罢了！我来问你，曾玉良是哪一帮的？

魏学清：湖北老。

赵继贤：老弟你？

魏学清：我？福建人。

赵继贤：这就是了。想福建、湖北，久有帮派之嫌。如今杀的是湖北人，何不到贵同乡之中，找出一个有头有脸、能说会道之人，动之以利，结之以恩，让他站上台来，说上三言两句，证明凶手就是曾玉良，那时候，你将他一枪毙倒，这所有的湖北人，仇恨的将是那个说话的福建人，而不是你魏处长！

魏学清：这……

赵继贤：帮派之仇一起，还有什么工会可言。令尊的大仇得报，吴大帅心腹之患得除，这叫做公私俱便，忠孝双全！

魏学清：这……

赵继贤：（唱“西皮摇板”）

常言道借刀杀人人不恨，
杀一人掀起了他们帮派之争。
眼看那工会要寿终正寝，